

## 在乎的熱度

文 鄭政恆

最後一天在台北，會議開完了，颱風也離開了，**最**是時候寫一期《聲韻詩刊》的編者話，腦中想到身處艱難的啟明，好，寫給他。

到了台北旅程最後一天，風雨打落台灣大學校園裡一些樹木，樹幹傷痕處處，我走在文學院的長廊裏，想到楊牧當年端詳的印度黃檀已經不在，詩人也不在，樹猶如此，但詩作〈學院之樹〉還在：

我兩手扶著欄杆外望  
一串又一串的泡影從眼前閃過  
那棵樹正悲壯地脫落高舉的葉子  
這時我們都是老人了——  
失去了乾燥的彩衣，只有甦醒的靈魂  
在書頁裡擁抱，緊靠著文字並且  
活在我們所追求的同情和智慧裡

鍾國強〈讀楊牧隨筆四則〉文中，將〈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〉與〈學院之樹〉同列為楊牧難得的突破。我當年的閱讀體驗也是雷同。鍾國強又提到社會介入詩的問題：「現在香港以至華文詩壇很多這類的詩都是寫得充滿缺點，或已形成習套，或流於虛假（詩的內容和詩人的真實感受與表現出來的高姿態和熱度不符），所以經常為人詬病。」鍾國強說：「寫這類社會介入詩本身無罪，詩是好在是壞，只是『在乎你怎樣寫』而已」。

我想社會介入詩的之路因種種原因難走，但只要在乎的熱度不息，還有突破的可能，這一期中，廖偉棠的組詩〈續索隱詩〉就是很好的示例，〈暴雨徒然索隱〉一詩尤其值得細賞。更何況，楊牧詩集《有人》的作品，正是寫於尚未解嚴的台灣白色恐怖時期。

還記得去年的「香港國際詩歌之夜」，洛楓、萍凡人和我一起跟阿根廷詩人迪亞娜·貝列西（Diana Bellessi）對談。過了一段時間，洛楓寫了〈寫作直到世界終結：貝列西寫在動盪時期的詩〉一文，帶來十分深刻的閱讀，教我們看到貝列西豐富的詩歌面貌，洛楓歸納為家族歷史、靜默書寫、女性力量和時間意識四個維度。這些在活動中未必能夠輕易觸及得到。我自己在這一期《聲韻詩刊》討論美國詩人丹妮絲·麗華杜芙（Denise Levertov）的詩，而麗華杜芙正是貝列西欣賞的詩人。

羅浩原翻譯了當代美國詩人羅德里戈·托斯卡諾（Rodrigo Toscano）詩作，〈完全著魔〉引人反思我們的社會介入和關注，是否流於淺薄和跟風，一輪輪新聞作佈景，如走馬燈，軍火工業利益集團和權勢不住興風作浪。我想好的社會介入詩，重點就是對社會的關懷、介入的深度和詩藝。最後我引錄原詩如下：

He just keeps writing *Taiwan*, in pencil  
Over and over; and after some time  
*Ukraine*, over and over; no phrases  
Let alone a discernable sentence  
Maybe that's the way it's supposed to be  
Some power wanting it like that: *full haunt*  
Possession by proper nouns, at the start  
And then later, automatic actions  
By the body, linked to other bodies  
Near and far; *their* nouns for the day: *full haunt*.  
So goes this minimalist theater  
Staged by news cycles, acted by pencils  
So goes the arms industrial complex  
Amassing armies, navies, chintzy lines. ▣